

吴川是个 黄女孩

[美] 严歌苓 / 著



>

吴川是个 黄女孩

[美] 严歌苓 / 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吴川是个黄女孩 / (美) 严歌苓著. — 天津 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5. 11

ISBN 978-7-201-09833-3

I. ①吴… II. ①严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现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53366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：黄沛

(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：300051)

邮购部电话：(022) 23332469

网址：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
电子信箱：tjrmcbs@126.com

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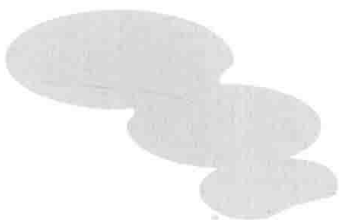
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

880×1230毫米 32开本 6.5印张 2插页

字数：115千字

定价：3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联系021-64386496调换。



CONTENTS

吴川是个黄女孩 006

阿 曼 达 092

栗 色 头 发 126



热 带 的 雨 158

集 装 箱 村 落 17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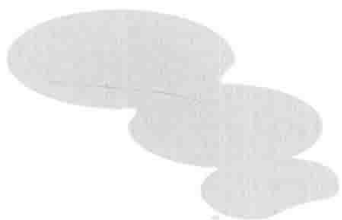
苏 安 · 梅 190



吴川是个 黄女孩

[美] 严歌苓 / 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CONTENTS

吴川是个黄女孩..... 006

阿 曼 达..... 092

栗 色 头 发..... 126



热 带 的 雨 158

集 装 箱 村 落 174

苏 安 · 梅 190



吴川是个黄女孩

人对腐烂的东西可以好奇，但不必亲自去一一经历。

有个人想我。说是想得紧，想得不可终日。就在这个曾经屠宰业昌盛、血流成河，叫作芝加哥的大都市，走着一个人想见我。唯恐天下不乱吗？关于芝加哥，丑闻已经够多。关于我的丑闻，也够多了。只是都很好地保存在我和另外一群人之间。用间谍术语，我和他们每个人是单线联系。因此无论丑闻怎样惊世骇俗，对方和我一样密藏。芝加哥雄性勃然的高楼，某一幢里住着一个想见我的人。故事从此就要不一样了吗？

想我的都是什么东西呢？是洗得干干净净、喷过古龙水、精心剃了须的雄性肉体，在白色浴巾下，摊得新鲜平整。先是口舌和口舌的假话交流：好吗？——好极了，你呢？——好得不能再好。——上次做完感受不错？——超级棒！——我们开始？——当然。雌性肉体偶然也有，坦率买卖，我卖的是力气，她们买的是伺候。现在有了个想我想得要死的人，把我每天干五六遍的这桩事叫做“按摩”，我假模假式穿一身苹果绿和尚服，伪装之下的这个职业就给叫成了“按摩师”。伪装之下还有别的，男人们要这双玉手去宠惯他们一下。这时事情更简单，我和他都在局外，是这只纤纤秀手和那个器官之间的相处。完了事，我和他的关系毫无进展也毫无恶化。这是想我的那个人有所不知的。

我像个人一样走到街上，想着这个想见我的人。

信都在我的皮包里。皮包比别人的行李还重，就因为它必须盛装许多污七八糟的东西，比如信、账单、化妆盒、日记本。信是最重的一部分，信的啰嗦都是关于一件事：请求我去看这个想我的人。因为信如此的啰嗦，我越来越冷下心来。

写信的人在香港，叫做黎若纳，今年差三个月六十岁。是这样，黎若纳在二十六年前把一场狗男女关系纠正过来，第二次为人妻，什么也没带就走了。她带的东西只有几个相框和一个相簿，她连自制的内裤也没带。她落下的东西很多：金项链、旧皮鞋、一大堆丝绸缝的旧内裤，我。于是，我知道我和旧内裤一样不值当她带走。旧内裤和我都是她另一段私生活的证据。

我的外婆问七岁的我：“黎若纳是谁？”直到有一天她问完后我反问：“黎若纳是谁？”她才放心，不再问了。这年我九岁。肃清黎若纳留下的记忆和影响，外婆觉得是她一生中最成功的业绩。她就像子宫里从来没住过那个女胎儿，两腿间从来没钻出那个带一大堆黑胎发的标致女婴似的，再也不说、不骂、不伤心了。除了她看见我身上的烧伤疤痕，看见我跟在别人母亲后面学织毛线、擀饺子皮，她会把我拖到一边，搂一会儿，手在我背上或者头上细碎地打着，脱口出来一句：“毒啊。”她指什么，你马上明白了。她一直在想什么，你也明白了。

如果不走运，一个星期会收到黎若纳三封信。如此的没用，我还会拆开它们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让黎若纳尽情啰嗦。这些字外婆看都不看就会说：“臭不要脸。”她说：“不要那样笑，就和臭不要脸的一式一样！”她说：“再敢那样走路——黎若纳就像你这样走的，走到哪，现世到哪！”

我从此不能真笑，不能用真嗓音说话，不然黎若纳就得逞了，在我身上得到了永生。谁有这样的牙齿、头发、嘴角、眼神呢？它们是黎若纳的，它们要风流地顾盼、搔首弄姿，你说我拿它们怎么办？七岁的我唱了首什么歌，一句词说：“天下无敌！”外婆说：“想得美，谁无敌你也有敌。你的敌人叫黎若纳。”我走在芝加哥一家花旗银行门口，体内附着这样一个大敌黎若纳。银行已关门。没有关系，我习惯什么都对我关上门。我的脸在自动存取款机的镜子里出现了，这个光线里谁都是丑闻中的人物。手还年轻吧？豆蔻年华的十指，把五张支票装进信封。因为提供了特别服务，支票面额都不小。八十，一百。这双年轻的手可是太知道抢匪横行的芝加哥有多少孤独的雄性人口，他们出高价让这双手去蹂躏他们。他们发出腐烂的呻吟，渐入佳境，登峰造极。这双手和他们，也不知谁糟蹋了谁。我后面这张面孔能想象这双手刚去过哪里吗？又来了一个人，一看就知道来私藏来路不明的收入。机器响了，吸噬着我的五张支票。然后是那条黑暗幽长的秘密途径，它们得摸着黑走完它，走出尽头便洁净如新生。我转过身，在后面两个排队人眼里做一瞬的良家妇女。

芝加哥一眨眼成了鬼城。秋天的夜晚八点，金融区的摩天大厦噩梦一般逼近来，所有的正经人都鬼祟了，躲闪着，走得贼一样快，所有的反派大摇大摆，枪手们醒来了，暗娼们容光焕发，酒鬼们摩拳擦掌。霎时间他们成了城市的占领军。我的步子不快不慢，他们假如有好戏唱，至少有我这一个观众。连麦当劳也开起乞丐们的派对来了。我买了一份鸡肉色拉，鸡肉是前天的，生菜是昨天的。要背叛黎若纳，就要吃垃圾。外婆对事情的理解是这样的，嘴馋的女人浑身都馋，眼馋、手馋、身子

饕。黎若纳和人进行狗男女事务，开端就在一家蛋糕店。黎若纳有一副精美的口味，无美食，毋宁死。外婆的进化论：偷嘴、偷东西、偷人。

地铁站门口乞丐气味充胀到鼻腔和脑子里。乞丐们大概因为活得毫无进展，所以生命淤滞成一股腐败气。不去躲闪他们阴冷的眼睛，他们就输了。非乞丐们像亏欠他们似的抬不起头，咕哝一声“对不起，没有零钱”，然后通奸者一样溜得飞快。我从来不给乞丐钱，因为黎若纳总是给。黎若纳总是要“行行好”的，她该对她的丈夫和被她生到世上来的人行行好。她“行行好”是缺乏主次的，对蛋糕店里的陌生男人大大地行好。我还能看见那个黎若纳，三十岁，红色蜡染衬衫，白喇叭裤，招摇撞骗的本钱足够。你能想象不？这样一个女人能背着丈夫、女儿买一块奶油蛋糕，在店里就吃下去，即使没有艳遇，蛋糕店也是她的福地。靠陈列窗有三张小桌、六把椅子，她没有座位，站着也是一样吃，一样不露寒疹，秀雅闲逸地吃，眼睛漫不经心地看着外面，为自己放哨。某一天她不是一个人了。刚刚在柜台前站定，在各种如花似玉的奶油面前发情，一个男人说：“其实最高级的是牛油清蛋糕。”黎若纳一回头，好了，口福艳福都来了。黎若纳直觉特别好，一看就知道这个一无用处的人是金子堆大的。我现在能想象他们，马上配对儿，像一支筷子找着了另一支筷子。男人那低调的高贵，那积累了一切有关享乐的智慧的眼睛，那对一切不懂享乐的人的轻蔑笑纹，使黎若纳摇身一变，成了个无家累、未生育的女郎。男人把她带上楼。楼上是黎若纳的天堂。男人一定要给她高等教育：许多高贵的美食，外貌是不花哨的，比如牛油清蛋糕。黎若纳太识货了，和我父亲过日子错过了让她显露她享乐才华的机

会。机会来了，这个叫吴岱的男人不久就发现了她美丽的丝内裤是她自制的。为了她那双贪馋的眼睛，黎若纳自染、自裁、自制衣服、裙子、乳罩。一万个人里，你一眼能把她找出来。她没有一件衣服合身，要么过分宽大，要么过分窄小，合身的衣服多平庸。她看见一切常规的东西就不耐烦。我那时六岁，二十多年后我闭上眼能看见黎若纳背着我们出去造孽的模样：形象蛮大家子气的风骚女郎。

地铁经过一个站台，我看见站名了，黎若纳啰嗦到了把地铁站名都标在信上。这个站上去，有一座二十六层的公寓。等等，让我想想，是什么颜色？是浅米色的。门口站着守夜人，穿黑制服，对过有个咖啡店，从那里就可以看见五层楼上的一个窗口。窗口有隐约的钢琴声传出来，是那个想见我的人弹的。黎若纳用圆珠笔费了多少口舌？生怕我还有新的借口，她把路线从地铁站一直标到了五层楼上：出了电梯有个茶几，上面放了一盆假花，往它左边拐进一条走廊，然后就容易找门牌号了。

那个楼我不陌生。我和四楼的一个男人也有丑闻，我一两个星期就去他那里一次。有两次我在楼下的厅里坐了很久，想在暗里看看想见我的那个人。应该不难认，楼里没有几个亚洲人。我的伏击不成功，我也没听见什么隐约的钢琴声。黎若纳想得美，谁会在美国这种地方没事弹肖邦、舒伯特、李斯特？年轻人有多少好事可干？谁会干弹小夜曲这样的酸事？伏击之后我回到家，开了淋浴，想起没拿浴巾。取换洗衣服时，一只手还在翻找，另一只手已经去关抽屉。煮开水泡面，不是把面拿到灶前，而是端了一锅滚水去柜子前取面条。一连几天，天天行为倒错。

十月是个好月份，芝加哥的叶子血红血红。它好还好在黎若纳陪

止啰嗦了。

茹比四十岁时，成了一个艺术学院的旁听生。我在她学校地下室里看见她，也把头发染得不成体统。她约我来吃他们大学生的便宜自助餐，我们是很无望的，她是同性恋，我连异性恋都不是。我急切地要找个男人搭伙过活，我干的这行又妨碍建立对他们的尊重意识。男女之间的初期假象，也丝毫建立不起来。茹比在郊区上班，常常采一把野花放在我家门口。她知道我们之间的无望，不过她总得有个人可以让她为其采采花。尤其是为采花她必须犯法。牺牲意识让茹比感到古典。

交钱的队比取食物的队要长很多。学生们没有一文现钱，三块钱也开支票：出示身份证，填写住址电话，这样队伍就排到了走廊里。我到餐厅的另一头去排取食的队。餐厅中间放的电影画面暴烈。情爱是件暴烈的事。学生们多数戴着耳机，相互间大声交谈。这个年纪同时能干好多件事。一个亚洲女孩也可以同时看电影、听音乐、和人交谈，她或许也和这一大片美国孩子一样，同时干的每件事都干了就忘，没一件算数。

亚洲女孩比所有学生更邈邈，牛仔裤和上衣都叫不出颜色，是所有含混颜色的混合，头发真多，可供她去染三个色调的黄。我心里说，转过你的脸来。脸还真转过来了。由于衣服头发的似是而非，衬得她脸惊人的清爽。原来什么都是伪装：她既不野也不匪，她是披着狼皮的羔羊。那样舔舔嘴唇，十足的嗲小妹。她笑起来总是手背一提，好像要去挡她不太齐的牙。我仇恨自己这个动作，却是每回笑完才醒悟到。有什么可挡呢？我们没有美国孩子那样齐得恐怖的牙齿，也就没有他们的塑